

《觉醒》中的隐含作者

曹斐

(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 102202)

摘要：《觉醒》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凯特·肖邦的代表作，主要讲述了一位传统女性埃德娜的觉醒历程。本文运用韦恩·C. 布斯的“隐含作者”概念，试图论证：该小说中的隐含作者向那些即将踏上觉醒之路的人们，揭示了她们可能面临的困境与警示。

关键词：《觉醒》；隐含作者；女性觉醒；精神困境；叙事策略

DOI: doi.org/10.70693/jyxb.v1i4.136

The Implied Author in *The Awakening*

Cao Fei

China Fire and Rescue Institute, Beijing, China

Abstract: Kate Chopin's *The Awakening* traces the journey of Edna Pontellier, a conventional wife and mother, as she seeks self-discovery and liberation from the restrictive gender roles of late-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society. While often celebrated as a foundational feminist text, this paper proposes a more nuanced reading by employing Wayne C. Booth's concept of the "implied author." Rather than simply endorsing Edna's rebellion, the implied author—the artistic consciousnes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novel's narrative choices—subtly critiques the limitations and inherent dangers of her awakening. Through an analysis of Edna's aimless pursuit of freedom, her solipsistic worldview, and her objectification of others in her quest for subjectivit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novel serves as a complex warning. It illuminates the psychological chaos, ethical isolation, and potential self-destruction that can accompany a quest for selfhood that lacks a coherent social or moral framework. Thus, *The Awakening* transcends a straightforward manifesto of female emancipation, emerging instead as a profound literary exploration of the intricate and often tragic dilemmas inherent in the modern pursuit of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agency.

Keywords: *The Awakening*; implied author; female awakening; spiritual dilemma; narrative strategy

引言

凯特·肖邦出生于圣路易斯，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与短篇小说作家。她以其作品中的地方色彩而闻名，并被视作20世纪女性主义作家的先驱之一。她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婚姻与家庭、爱情与自由等问题及其困境。《觉醒》是她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自问世以来便吸引了众多评论家的关注。故事主要讲述了一位传统女性埃德娜的觉醒之旅：她离开家庭、搬入新居，拒绝服从丈夫

与父亲的指令，甚至与一位声名狼藉的花花公子产生恋情，并试图成为一名艺术家、追求自己的爱情，但最终却走向了大海。该书首次出版于1899年。彼时，肖邦已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数百篇短篇小说与散文，享有很高的声誉。然而，《觉醒》却因父权社会力量的强大而被视为异端，终结了她的文学生涯与声誉。当时社会大多数人无法接受埃德娜这样的行为，认为她是一个“不道德”的

作者简介：曹斐(1996—)，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女人。

《觉醒》的意义与艺术价值在此后长期未被正视。许多评论家曾严厉批判埃德娜的形象。例如，为肖邦撰写首部传记的丹尼尔·兰金认为，《觉醒》“背景设定充满异域风情，主题病态，动机色情”（175）。这一情况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有所改善。自1960年代该作品被重新发掘以来，学界围绕埃德娜的性格、她的英雄式抗争与悲剧命运、自我实现与母性之间的冲突等展开了大量研究。他们赞扬埃德娜勇敢反抗父权社会，并将其视为女性觉醒的先驱。例如，艾米丽·托特声称，埃德娜“冒险走进了此前没有女性涉足的领域，拓展了美国独立女性的定义”（14）。国内学者申丹也指出，《觉醒》是一部具有鲜明女性主义特征的作品。与之相对，也有评论家认为埃德娜并非真正的女性主义者。莫莉·J. 希尔德布兰德在《男性化的海洋：凯特·肖邦〈觉醒〉中的性别、艺术与自杀》一文中指出，埃德娜的觉醒实际上是她对当时社会男性特权的一种认同，她所追求的实则是成为社会中有权势的男性角色。此外，近年来许多学者将目光转向该小说的叙事技巧。国内许多研究生也从叙事视角、叙事修辞等角度对该作品进行了探讨。尽管对《觉醒》的叙事分析并不少见，但从“隐含作者”理论切入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作为著名文学批评家韦恩·C. 布斯提出的西方文论重要概念，“隐含作者”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更多阐释文本的可能，也使文本意义保持开放，从而更具吸引力。本文主要尝试从隐含作者的视角解读文本，以探索其潜在意义。

一、隐含作者：理论定位与文本阐释可能

“隐含作者”由韦恩·C. 布斯在其1969年出版的《小说修辞学》中提出。该概念主要用于文学批评，主要指读者从文本中推断出的作者形象。布斯提出这一概念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当他在1969年提出“隐含作者”时，新批评与形式主义在文学批评中正盛行。与主张关注作者与文本背景的传统批评不同，这两种理论主张文学批评应回归文本本身。布斯的“隐含作者”则是新批评与传统批评之间的一个中介。“隐含作者”这一巧妙术语，一方面指向文本自身，符合内部批评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指向“文本的生产者”，使批评家能够考虑作者的意图、技巧与价值判断（申丹 81）。因此，他的“隐含作者”概念对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布斯从未对“隐含作者”给出明确定义，

但读者在阅读《小说修辞学》后可以推断，隐含作者指的是文本中呈现的作者形象。根据布斯的观点，隐含作者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我们所读内容的人；我们将其推断为一个理想的、文学的、被创造的真人版本；他是其自身所有选择的总和”（71）。血肉之躯的真实作者通过文本中的各种技巧创造出一个隐含作者。因此，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此外，“推断”也暗示隐含作者的形象与读者相关，不同的读者会推断出不同的隐含作者，这导致文本的意义保持开放。由于隐含作者因作品而异，为把握文本的潜在意义，读者必须摆脱对某一作者的固定理解。

就凯特·肖邦而言，大多数评论家与读者认为她是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作家，她的作品揭示了父权社会的压迫，鼓励女性追求自身的权利与自由，并为自我而抗争。然而，通过对文本本身的细致分析可以发现，在她这部最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品《觉醒》中，隐含作者实际上揭示了自我觉醒过程中潜藏的危险，小说是对那些即将踏上觉醒之路的人发出的迫切警示

二、觉醒的起点：微光与混沌

这个故事主要讲述了传统女性埃德娜的觉醒之旅。她在格兰德岛的假期中，首次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当第一次面对丈夫的无理指责时，她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压抑”，过去习以为常的一切如今却让她痛苦（Chopin 34）。在这种压抑中，她开始了觉醒的旅程。她试图摆脱父权社会对她的一切束缚，进而追求自由。她拒绝成为一个传统的“母亲型女性”，离开家庭和孩子，搬进新居，并尝试成为一名艺术家，甚至拥有秘密情人……表面上她似乎获得了自由，但关键在于，这种无边的自由将她引向一个无法定义的未来，而这种混沌感一直持续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时，她感到“一道微光开始在她心中朦胧地亮起”。这道光引导埃德娜“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并认识到她作为一个个体与内在及周遭世界的关系”。她不再将自己视为丈夫和孩子的附属品，开始了觉醒的旅程。但她同时也明白，“事物的开端，尤其是世界的开端，必然是模糊的、混乱的、混沌的，并且极其令人不安。我们之中有多少人能从这样的开端中走出来！有多少灵魂在其喧嚣中灭亡”（Chopin 14）。

可以发现，隐含作者用“模糊、混乱、混沌、极其令人不安”来描述她觉醒之初的状态。她知道某种事物已经开始、发生，但她不知道结局是什么，也从未试图去思考。从一开始，隐含作者就已提出警示：混沌而模糊的开端所带来的危险可能会毁灭她，但她从未认真对待。

相反，她总是让自己陷入这种混沌状态。当阿黛尔问她“你在想什么”时，埃德娜回答“什么都没想”，随后又说：“眼前的那片绿色，让我觉得我必须永远走下去，没有尽头……我一定是被它迷住了。”此外，她认为“这个夏天仿佛我又走在那片绿色的草地上；慵懒地、漫无目的地、无思无想、无人指引”（32）。这段描述与她首次学会游泳时的心境相呼应。她“想游到没有女人游过的地方去”（47）。可见她渴望自由，于是试图在一个充满限制的世界里摆脱一切束缚。但这种自由却使她陷入一种漫无目标、失去方向的状态。

当她第一次拒绝丈夫的指令，试图反抗丈夫并继续躺在吊床上时，她的梦境只给她“半醒半睡的意识留下某种不可企及之物的印象”；醒来走到室外后，“她并非在寻求任何外在或内在的源泉来获得精神振作或帮助。她只是盲目地追随任何推动她的冲动，仿佛她把自己交给了陌生的手来指引，从而让自己的灵魂免于责任”（55）。隐含作者明确地向读者展示了她盲目且漫无目的的生活。没有目标，她无法成为一名成功的艺术家。天气不好时她画不了画，即便天气晴朗，“由于缺乏雄心，也不追求成就，她仅从工作本身获得满足”（111）。作为一名艺术家，她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多只能算作一个艺术爱好者。

最终，这种混沌甚至影响了她的言语。在经历了来自情人罗伯特和朋友阿黛尔的双重打击后，她终于明白，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她就永远无法摆脱所有束缚。没有终点的意识，她的混沌感便永远无法消除。阿黛尔的分娩提醒她，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永远无法摆脱母亲的身份。面对阿黛尔丈夫的关怀，她无法清晰地解释自己：“哦！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164）。当她最终决定走向海边时，她反复对自己说：“今天是阿罗宾；明天会是另一个人”（168）。对她而言，她从未思考过自己人生的结局与目标，她只想要开始，但目的地却从不明确。最终，她在永恒的混沌之海中溺亡。在海中，她再次忆起童年时那片无尽的草地，但她渐渐感到筋疲力尽。拉莫斯指出，这一意象暗示了埃德娜对自由的错误理解，即拒绝一切限制与界定。拉莫斯认为，“埃德娜未能定

义自我，这使得她的生命失去了意义，她的死亡也因此成为对这种自由理解方式的一种警告”（147）。

在埃德娜生命的最后一幕中，她再次走向海边。隐含作者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一只翅膀受伤的鸟在空中挣扎、摇晃、拍打着翅膀，盘旋着，无能为力地向下、向下，坠入水中”（168）。这呼应了她觉醒之初那些“在喧嚣中灭亡的灵魂”，隐含作者从一开始就发出的警告“在结局中应验了”（Cuff 342）。然而，她始终未能看见。

三、主体建构的悖论：从被注视到注视他人

伴随混沌而来的另一重困境是主体建构的悖论。她试图摆脱传统社会的一切约束，努力追求自由。但这种自由是以忽视对他人的责任为代价的。她宣称不会全身心奉献给孩子；她不愿服从丈夫的指令；她想作为一名艺术家追求自己的生活。但她从未思考过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责任。她的自由建立在他人的宽容之上。她始终无法否认的是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但她对孩子的爱是“一种不均衡的、冲动的方式。有时她会充满激情地将他们拥入怀中；有时又会忘记他们”（34）。作为母亲，她深爱孩子，但一旦母爱与她的自由发生冲突，她会选择自由。当她从丈夫的房子搬到“鸽舍”时，她从未考虑过孩子。孩子们问他们是否会住在“鸽舍”，她只是回答：“仙女们会把一切安排好的”（140）。这意味着她从未计划让孩子介入她的生活。

对于丈夫，她过于冷漠。她从未试图向丈夫解释她的打算。如前所述，她只是盲目地追随自己的心绪。她从未考虑过自己的自由意志给丈夫带来的麻烦。她私下决定不参加妹妹的婚礼，这引发了父亲的愤怒。而她完全没有考虑如何解决。最终，是她的丈夫替她道歉，并为她的妹妹送去结婚礼物；她未通知丈夫便从旧居搬到了新公寓等等。似乎她从不考虑他人。即便对于罗伯特，她要求罗伯特接受她的爱并勇敢地与她在一起，这只是她一厢情愿地认为罗伯特能做到。但她从未问过罗伯特是否愿意。

与她相比，她周围的人却如此宽容。她的丈夫不断地解决她造成的麻烦；怀孕的阿黛尔不遗余力地照顾她，甚至在她与声名狼藉的花花公子阿尔塞的恋情公之于众后依然如此；赖斯小姐在她悲伤时扮演安慰者的角色等等。而她所做的只是追随内心，至于麻烦和问题的解决之道，从不在她的考虑范围。

更重要的是，她建构自我权力的方式“是以他人和其他存在模式为代价的”（Schweitzer 173），这主要体现在她作为画家的身份上。当她从一个总是作为沉默缪斯的客体化模特，转变为积极的艺术家时，她开始像男性观察者一样审视她的模特。当她欣赏阿黛尔美丽的容貌时，她用来描述阿黛尔的词语是“蓝宝石”、“樱桃”等，这些并不充满生命力的词汇。这一场景与庞特里耶先生最初看待埃德娜的视角如出一辙：“看着他的妻子，就像看着一件遭受了某种损坏的贵重个人财产”

(14)。当她把阿黛尔视为模特时，她不仅将阿黛尔客体化，还要求阿黛尔提供情感价值。尽管她知道阿黛尔无法给予有价值的评判，但阿黛尔慷慨的赞美仍让埃德娜十分受用。事实上，埃德娜无意识地认同了男性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并将自己获得独立的方式视为获取男性已有的特权。然而，她没有意识到的是，当她为自己争取到这种特权时，这仍然建立在牺牲其他女性的基础上。

除了阿黛尔，她的女仆们也成为了她的模特。她用“像野蛮人一样耐心”来形容她们（89）。她只将她们视为灵感的来源，却从不关心她们也是女性，也是独立的个体。她正在通过将他人客体化来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如果阿黛尔作为模特，尚能通过评价埃德娜的画作来表达自己，但对于这些女仆，埃德娜从未邀请她们发言。她没有给予她们表达的权利。她们依旧是沉默的群体。这不仅暗示了她的自私，也体现了她的种族与阶级特权。当她第一次看到墨西哥女人玛丽基塔时，她“上下打量着玛丽基塔，从她丑陋的棕色脚趾到她漂亮的黑眼睛，又看回来”（56）。这是一种明显的审视，充满了白人上层女性对有色人种女性的特权目光。这种目光与庞特里耶先生审视他的财产、他的妻子埃德娜和他的家具时的目光如出一辙。看似埃德娜推翻了父权权威，但实际上她不仅认同了男性的特权，还忽视了其他女性。有评论家认为，埃德娜的自杀正是由于她“无法摆脱施加在白人上层女性身上的传统约束”（179）。并且，“唯我主义，彻底的自我中心，永远无法为女性带来自由，因为这些建立在白人男性原则之上的观念，重新编码了一种将女性彼此隔离的个人主义”（Hildebrand 204）。肖邦曾给这个故事加过一个副标题：一个孤独的灵魂。“孤独”不仅用来描述埃德娜在社会中的孤立无援—无人理解与帮助她，也意味着她同样自私、以自我为中心，这也阻碍了她获得真正的自由。

结论

韦恩·C. 布斯的“隐含作者”概念在传统批评与新批评之间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它既强调对文本本身的分析，也关注作者，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概念也引导读者摆脱对特定作者的定义，以探索文本的潜在意义。它为阐释文学作品提供了更多视角，为读者理解文学作品创造了更多可能性。《觉醒》被许多评论家和读者认定为一部女性主义作品，他们认为肖邦也是一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事实上，肖邦曾说过：“如果我的丈夫和母亲能重返人世，我觉得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他们离开后进入我生命中的一切，再次将我的存在与他们的融为一体。要做到这一点，我将不得不忘记过去十年我的成长——我真正的成长”（Seyersted 58）。

通过隐含作者这一理论视角重新解读《觉醒》，我们得以超越“女性主义颂歌”的单一阐释，进入文本更为复杂、甚至自反性的意义层次。肖邦通过其叙事建构，既同情埃德娜对自由与真实的渴望，又清醒地揭示了她精神世界的局限与危机。隐含作者的声音因而具有双重性：它鼓励女性觉醒，同时也警示觉醒之路布满认知陷阱与伦理困境。

《觉醒》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在于它不只讲述了一个女性反抗的故事，更以深刻的叙事智慧，呈现了人类在追求自由过程中普遍面临的自我认同、人际关系与意义追寻的难题。隐含作者通过埃德娜的形象，既点亮了那缕“微光”，也毫不回避地照亮了微光周围深邃的黑暗。这正是文学的力量所在：它不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在复杂的叙述中，邀请读者与自我、与时代进行持续而诚恳的对话。

参考文献：

- [1] RANKIN D. Chopin and Her Creole Stories [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32.
- [2] TOTH E. The independent woman and "free" love [J].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1975, 16(4): 647-664.
- [3] SHEN D. What is the implied author? [J]. Style, 2011, 45(1): 80-98.
- [4] BOOTH W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 [5] CHOPIN K. *The Awakening* [M].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95.
- [7] CUFF M. Edna's sense of an ending: a rhetorical analysis of Chopin's use of narrative in *The Awakening* [J]. *The Mississippi Quarterly*, 2016, 69(3): 327-346.
- [8] Cuff, Mary. "Edna's Sense of an Ending: A Rhetorical Analysis of Chopin's Use of Narrative in *The Awakening*." *The Mississippi Quarterly*, vol. 69, no. 3, 2016, pp. 327 – 346.
- [6] RAMOS P. Unbearable realism: freedom, ethics and identity in "The Awakening" [J]. *College Literature*, 2010, 37(4): 145-165.
- [9] SCHWEITZER I. Maternal discourse and the romance of self-possession in Kate Chopin's *The Awakening* [J]. *Boundary 2*, 1990, 17(1): 158-186.
- [10] HILDEBRAND M J. The masculine sea: gender, art, and suicide in Kate Chopin's *The Awakening* [J].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2016, 48(3): 189-208.
- [11] SEYERSTED P. *Kate Chopin: a critical biography* [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9.